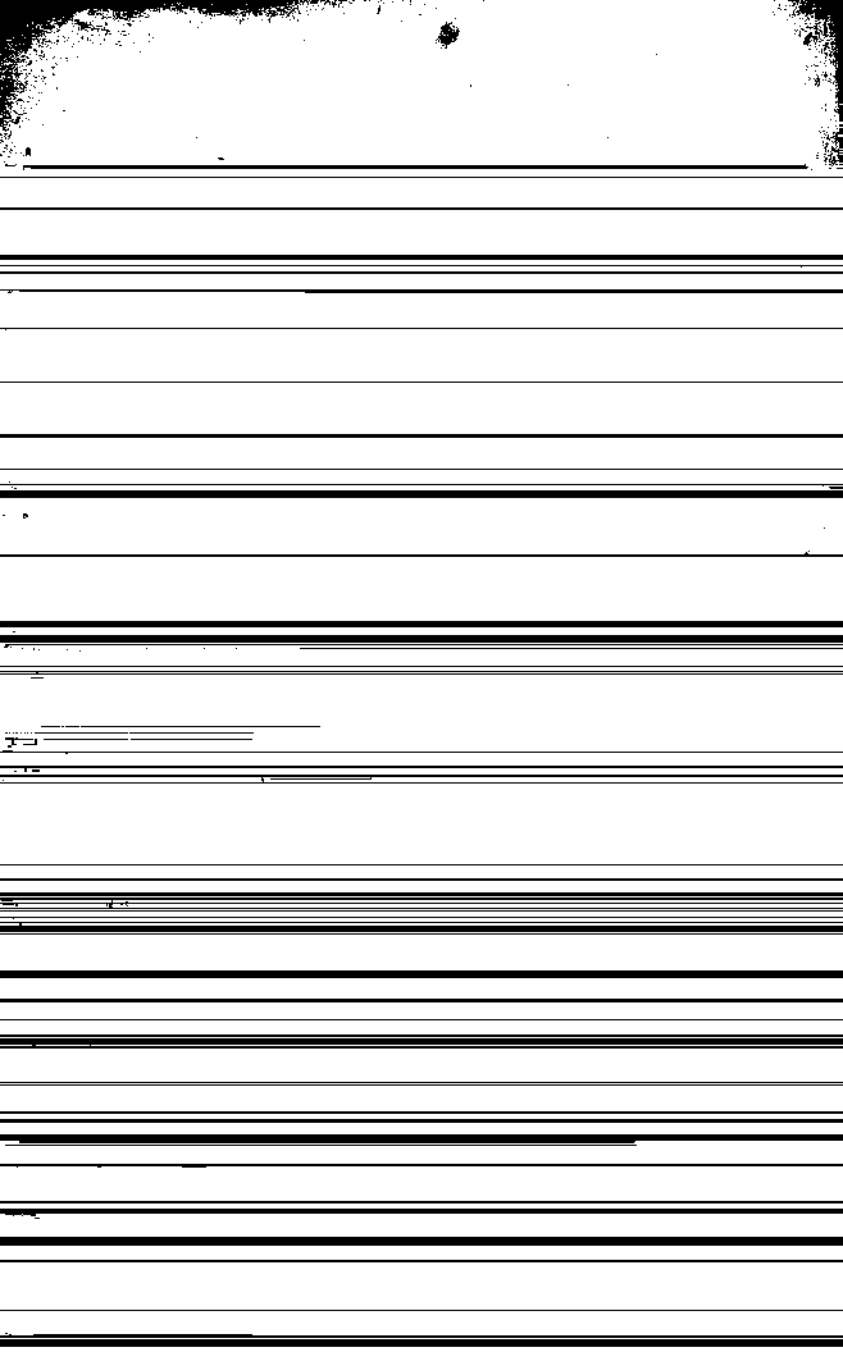


423

少女之誓

344
3W41



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少女之誓”

即翻許不權作著有

原著者 沙多勃易盎

翻譯者 戴望舒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縣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平陽橋梅竹街
北平鼓樓北街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沙多勃易益畫像

易洛倫作

譯者題記

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法蘭西的文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代替了一切古典的傳統，牠創造出一個新的，美的形式。

在那時代中，我們第一個要數起的，是那戈諦葉（Gautier）所說的「覆了我特式的殿堂，開大自然的門戶，揭開近代憂愁之幕」的沙多勃易。浪漫主義的先驅者。他的影響是浩大的，悠久的；我們可以在他一個統系下的大作家如拉馬爾諦納（Lamartine），維尼（Vigny），繆賽（Musset），于戈（Hugo）等人的作品中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作風的遺跡來。即使到現代，他仍是被一些作家所私淑的。譬如我們在不多幾年前失去的洛諦（Loti），就是受他影響最大的一個。

弗杭刷·核耐·德·沙多勃易盎(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於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生在聖米羅(Saint-Millo)的一個古舊而有聲望的家庭中。在早年，他就受那物核達涅(Bertagne)的憂鬱的荒地和蒼茫的大海，他的古舊而斑剝的宅第和他的孤獨憂愁又多病的姊姊的薰陶。這些都是飼養起他的「無端的憂鬱」和使他「呵欠」一生的好養料。他的一生的事業是在文學的努力和政治生活上。此外，他還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家。他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死的。一七九一年他曾西渡美洲，他的目的是去探討新路的，但是他此行所得的成績並不是科學，却是我這裏所譯的兩大名篇阿達拉(Atala)和核耐(René)。

阿達拉是在一八〇一年出版的。據沙多勃易盎在初版的自序上說：「……阿達拉是在廣漠中，而且是在蠻人的茅屋下寫成的。……這是一種的詩：一半兒是描寫的，一半兒是戲劇的。全盤都在兩個在大野中走着談着的情人的繪畫中，和在廣漠的平靜間的愛的煩惱的圖畫中……」這是一本充滿了詩的情調，熱情的火焰和不能慰藉的沉哀

的書。近代批評家丹麥勃蘭代斯 (Brandes) 說：「像這本書中所燃燒着的那樣的熱情，總之是沒有親自讀過這本書的人所不能想像的。」這是許多稱讚這部書的話中的最適當的一句。

核耐是在阿達拉出世後第二年出版的，是阿達拉的姊妹篇，但是這兩篇的調子是截然不同的。阿達拉給我們的是一種熱情的、淒調，核耐給我們的是作者煩怨的心情和夢的靈魂的自白。法國近代批評家勃於納諦艾爾 (Brunetière) 說：「在沙多勃易盎的著作中只有沙多勃易盎。」我們拿這句話來觀察核耐是再準確也沒有了。這本核耐帶了一個深沉的無端的憂鬱給我們看，這種憂鬱就是世紀病 (Mal du siècle)。在那一個時代的歐洲，這種世紀病是已經很普遍的了；在先哥德在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在後拜輪在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哈羅爾特公子的游程 (Ohlde Harold's Pilgrimage) 和曼弗萊特 (Manfred) 中（法國詩人謝納陀勒 (Chenedolle) 說曼弗萊特是「穿着莎士比亞衣飾的核耐」）已很顯明地被分析出來了。在法國，我們舉出沙多勃易盎來做

代表沙氏曾經說過「假如核耐是不存在的，我便不寫他了；假如毀了牠是可能的，我早毀去牠了。」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的真實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出沙氏的天才的自負來。

這本譯文在我書堆中已擱置了整整的三年了。這回拿出來翻看了一番後，我想找一本英譯本來校讀一下，因為作者在一八〇五年的阿達拉和核耐的合刊本的序言上說已有三種英譯本了，但是我竟不能找到；前幾天遇見雪峯君，請他爲我用生田春月的日譯本校讀一下，但是他說日譯本是從德譯本轉譯來的，而且譯文很靠不住；結果祇是抄用了日譯本的一個題名。

插畫兩幅——「沙多勃易畫像」和「阿達拉的埋葬」都是法國十九世紀名畫家易洛岱（Girodet）的傑作。承李辛陽君替我找到了原畫的寫真，使這本小書得到一個名貴的裝飾，這是應當在這裏感謝的。

戴望舒。

目次

譯者題記

沙多勃易盎畫像

阿達拉的埋葬

阿達拉

引子

故事

獵人

農人

郭儒

尾聲

核耐

..... 一

..... 三

..... 一

..... 一

..... 五四

..... 八九

..... 九七

..... 一〇九

阿

達

拉

引子

法蘭西從前在北亞美利加洲有一片領土，從拉勃拉道到弗勞里特，從大西洋岸到加拿大高原的最遠的河沼。

起源於同一個山脈的四條大河，分流在這浩漫的區域：聖盧朗河流到東方同名的灣；西河流到不知名的海裏；波爾朋河從南方奔流到北方赫特生灣；米失西比河從北方向下流到南方墨西哥灣。

最後那條河，在一道一千多里盍（法國古里名）長的水流中，灌溉着那北美人稱為新伊甸園，而法蘭西人也曾遺下路易謝阿納這可懷念的名兒的一個好地方。此外無數的米失西比河的支流，米蘇利河，伊里腦河，阿康弱河，奧海奧河，滑拔許河，德納斯河，用

牠們的肥泥使土地富饒，用牠們的水流使土地肥沃。當一切河流在冬季驟雨氾濫的時候，當暴風雨把樹林的邊緣全部翻倒的時候，那些被拔起的樹木，便積聚在水源上。不久那黏土將牠們固結起來，蔓草將牠們纏繞起來，而植物又在那裏到處生起根來，將那些殘枝斷梗固定了。由急浪的遷徙，牠們降落到米失西比河中。這河流裹住了牠們，又將牠們趕到墨西哥灣中，將牠們投到沙帶上，這樣便增加了無數的河口。當牠在山間流過的時候，牠便不時地在樹林的柱廊和印地安人墳墓的金字塔的周圍揚起牠的聲音，又溢出牠的水流來；這便是廣漠中的尼羅河。可是秀麗是永遠地和莊嚴融和在這自然的景色中的；當河道中部的水流將松樹和橡樹的枯幹拖到海中去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那旁邊的兩條水流將飄着小旗一般的黃花的浮萍和木蓮的浮島，沿着河岸溯載上去。綠色的蛇，青色的鸞，玫瑰色的赤鶴，小的鱷魚都在這些花船上做旅客；這些遷徙的民族在風中揚起牠們的金帆來，懶洋洋地航向河中僻靜的小灣裏上岸去。

米失西比河的兩岸展露出一幅絕世的畫圖。在西面，草野一望無垠，牠們的綠波愈

行愈遠，好像是直上青天，在那裏纔消隱了一樣。你可以在這無邊的草地上，看見無數三個一羣四個一隊的野牛，自在地徘徊着。有時有頭老野牛，衝過了流波，前來在米失西比河的一個洲島上的深草間躺下身去。從牠額上載着的一雙新月，從牠又老又髯的鬚上看去，你準會當牠是個河神，在安閒地望着牠的流波的偉大和牠的岸上野產的富饒。

西岸的景物是如此；而對岸的景物却不同了，那是與前者正成了一個絕好的對照。垂掛在水流上，叢生在巖上，山上，分披在谷中的各樣形狀，各樣顏色，各樣香味的樹木，參雜着，交生着，攀升到空中，到使你眼睛都看倦了的那種高度。野葡萄，喇叭花，葫蘆等在這些樹腳下交纏着，攀上了牠們的枝幹，延到了樹枝的最高處，從楓樹跨到蓮花木，從蓮花木跨到錦葵，造成無數的洞隙，無數的穹窿，無數的柱廊。蔓生在樹木間的這些蔓草，每每伸長到小河的上面，駕起了花的橋梁。在這些花草叢中，木蘭花將牠寂定的球果轟起；牠高標在牠的潔白的大花朵上，統治着全個樹林；除了在牠旁邊輕飄着綠扇的櫻樹之外，可就沒有別個與牠抗衡的了。

造物之手所安置在這些隱遁之地的，大羣的禽獸，在那裏散播着狂歡和生命。在林蔭路的盡頭，你可看見那些醉着那盈盈垂在枝頭的葡萄的熊；那些在一個池沼中洗浴的馴鹿；那些在茂葉中嬉戲的松鼠；那些飄落到被蛇莓鋪成紅色的草地上的畫眉鳥和像麻雀般大小的維吉尼鴿子；那些團團地攀登在扁柏上的黃頭的綠鸚鵡，紫色的啄木鳥，火色的紅羽雀；那些在弗勞里特的素馨花上的燦爛着的蜂鳥，和那些垂在林中，在像蔓草一般地搖曳着，同時又呼嘯着的捕鳥蛇。

在河的那邊的草野上，一切都是沉默，安恬；但在這邊，適得其反，一切都是浮動着，唱着；鳥嘴啄着橡樹的聲音；禽獸行動，喫草或是在牙齒間嚼着果核的聲音；流水的清響；低低的咽怨聲，牛的高鳴，鷓鴣的低鳴，將這廣漠充滿了一種溫柔與曠野的和諧。可是每當一片微風飄過來，蘇醒了這些寂靜，蕩動這些飄泊的軀體，混和這些白的，青的，碧的，紅的生物，參合一切的顏色，調諧一切的鳴聲的時候，於是從樹林的深處便發出如此的一種聲息，在眼前呈露着如此的一種景色，使我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大自然的原始

之野的人，難以將牠們描寫出來。

在馬蓋德神（註一）父和不幸的拉沙爾（註二）發現了米失西比之後，那些居住在皮洛克西和新奧樓昂的法蘭西最先的居民，便和納契——在這地方威權最大的部落，結了同盟。無數的爭端和猜忌相繼地在這客地上流滿了赤血。在這些蠻民中有一位老人名叫却克塔斯（註三）這人，因為他的高年，他的智慧和他的人事的知識，做了這廣漠中的會長，並很得蠻民的愛戴。正和一切人們一般地，他是由不幸而博得美德的。他的不幸不僅充滿了新世界的森林，他還將他的不幸一直載到法蘭西的海岸上。曾經由一個殘酷的屈判而被拘在馬賽牢船裏過，釋放後，被引見過路易十四，他曾經和當代偉人交談過，又參與過梵爾賽宮的大慶，合西納（註四）的悲劇，鮑須艾（註五）的祭文；總之，這個蠻人是曾經見過那個達到華麗的極點的社會的。

回轉他的家鄉後，却克塔斯安閒了好多年。可是蒼天偏吝嗇於此人：這老人變成盲人。一個少女伴着他，在米失西比的山岡上，正如昂蒂歌納在西帶紅山扶曷弟迫（註六）

或是馬爾維娜在冒爾房山岩上導我相（註七）一般。

雖然却克塔斯在法蘭西人那裏遭過無數的冤屈，但他還是愛他們的。他總常常回憶着斐納龍（註八）因為他曾經在他那裏作客過；他希望能對於這可敬的人的同國人報恩。一個好機會來了。在一千七百二十五年，有一個法蘭西人名叫核耐的，爲熱情和厄運所驅，來到了路易謝阿納。他溯米失西比河而上，一直到了納契，要求作這個部落的戰士。却克塔斯盤問過他，覺得他意志很堅決，便收他爲義子，又給他娶了一個印地安女子。名叫舍慮塔的作妻子。結婚後不久，蠻民便預備去獵海狸了。

却克塔斯雖是個失明之人，但是因爲印地安各部落對於他的敬仰心的原故，却被沙鮮（註九）會議推定指揮這次的遠征。祈禱和大齋開始了，法師詳着夢，大家求問馬尼都（註十）。大家用煙草獻祭，大家燒起麋鹿舌下的筋，看這些筋在火焰中爆裂不爆裂以卜定神靈的意志；最後，在喫了聖犬後，他們便出發了。核耐也是隊中的一員。趁着逆流，獨木舟溯米失西比河而上，進了奧海奧河。那時正在秋天。那燦爛的甘塔荷廣漠在這法蘭